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HONG KONG CHRISTIAN SERVICE

全人關心 卓越創新
care for all excel in all

清音

2021年·春夏季



《清音》網上版

地址 香港九龍尖沙咀加連威老道 33 號
電話 2731 6263
傳真 2731 6363
電郵 info@hkcs.org
臉書專頁 www.facebook.com/hkcs.org
網址 www.hkcs.org

ISSUE 07

港·食援



- 02 **編者的話**
- 04 **人間拾遺**
06 扶貧餐廳 讓基層吃出尊嚴
10 「剩食」父女兵 為院舍送驚喜
14 藍雪櫃 激起助人漣漪
- 18 **如是說：專訪黃於唱教授**
「無得吃」才要食物援助？
- 22 **深度分析**
掌握「食物保障」現況 給市民「安樂茶飯」
- 26 **結語**
- 28 **鎂光燈外：專訪郭乃弘牧師**
與貧窮人分享涼水
- 32 **敬啟者**
經濟逆行下的「及時雨」
- 34 **服務介紹**
創新意念 逆境同行——「馬上食」網上點餐服務
- 38 **同行者**
七秩誌慶 全城響應

編者的話

自古以來，飲食都是我們生活上的大事。

回望過去，戰後的香港市民曾經歷三餐不繼的日子，生活艱苦，幸得一些志願團體派發糧食，度過難關。後來經濟起飛，生活質素改善，大型的食物援助已日漸消失。

沒料到，二、三十年後社會上對食物援助的需求再次出現。千禧以後陸續成立的「食物銀行」一直為陷於經濟困境的家庭提供緊急援助，解決三餐所需；食物援助方式亦五花八門，讓有需要人士各取所需。然而，不少基層市民仍未能走出困境，服務需求持續上升；過去一年多的新冠肺炎疫情更進一步打擊香港經濟，失業率高企，食物援助需求急增。今期《清音》從服務提供者、服務使用者、學者等角度出發，探討和剖析食物援助的現況。

古語有云：「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意思是統治者最看重百姓，而百姓最看重糧食。由此可知，統治者理應以解決人民的糧食問題為己任，讓百姓有三餐溫飽。







人間拾遺

食物援助服務在香港由來已久，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已有「糧食車」向小朋友派發牛奶餅乾；近年較為人熟悉的是社區食物銀行。

除了派發乾糧（主糧與副食品）令人得到溫飽之外，食物援助其實還有很多形式，計劃背後的理念亦各有不同。

今期「人間拾遺」三個故事的主角，透過食物幫助別人之餘，亦希望從中宣揚更多信息。扶貧餐廳的負責人方達賢（Leo）以膳食帶出「平等」的觀念，讓人吃得有尊嚴；「救剩食」的許伯鈞醫生和女兒 Ring 把剩食捐贈給資源匱乏的院舍，希望減少浪費；「藍雪櫃」發起人簡仲文（Ahmed Khan）則借用被棄置的雪櫃，與街坊共享物資，鼓勵更多人發揮社區互助精神。



扶貧餐館吃出尊嚴

觀塘有一家位於教會內的餐廳，置身其中會使人溫暖。那種溫暖不單單是來自放置在工業風設計當中的木傢具，或者用膳時間座無虛席。當你知悉，無家者、基層人士、無依長者能在這裡吃得溫飽，又聽聞過有吸毒人士在這裡找到出路，或者獨居長者交到了朋友，你自然感受到那份溫暖的真正來源。

讓無家者「有瓦遮頭」吃飯

訪問當天正值午市，餐廳沒有一張空置餐桌。「你別看這麼多人用餐便以為生意很好，其實大部分都在吃免費飯或優惠餐，這可說是旺丁不旺財。」餐廳負責人方達賢(Leo)笑說。餐廳不只讓長者及學生享用優惠午餐，更讓無家者能在「有瓦遮頭」的地方吃一頓安樂茶飯。

Leo 讀工商管理出身，從事飲食業十多年，由最初在元朗開小食店到當上四間咖啡店的老闆，當時也不過 28 歲。可惜短暫的風光隨之而來卻是生意虧損、餐廳逐一倒閉，不過一直有返教會的 Leo 卻從信仰中找到經營餐飲業的真正意義——透過餐廳接觸和幫助社區內有需要的弱勢社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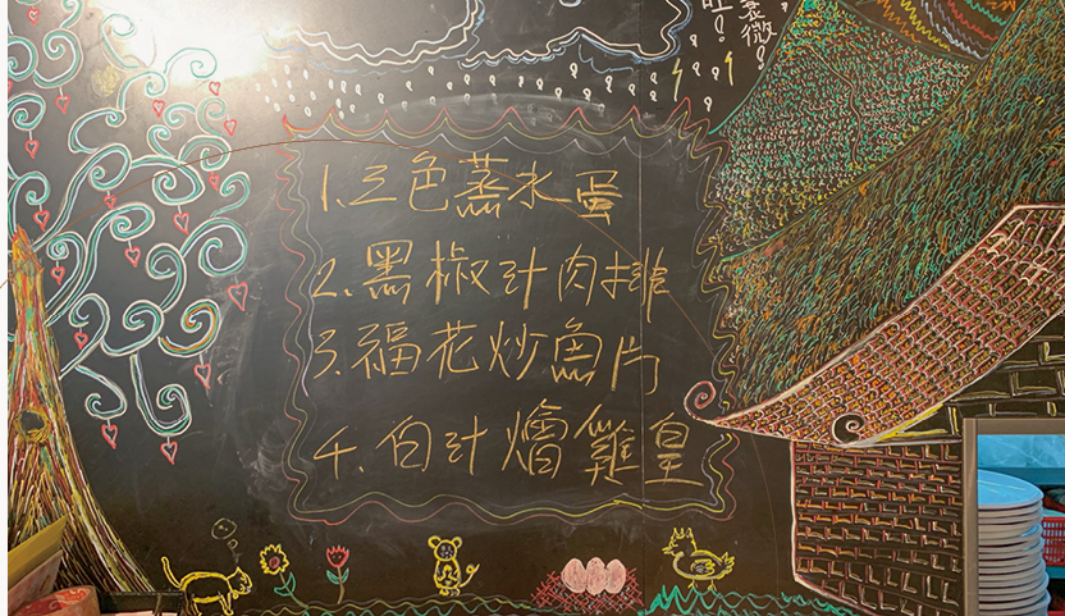
付費吃這些 免費也吃這些

從事餐飲多年，Leo 卻一直視食物為「配角」。起初開咖啡店，主要因為「易做」，只要裝潢美觀、食物達正常水平，再加一點噱頭，就不愁沒客人；及後他在大埔改裝食品工場為社區飯堂餐廳，希望開展扶貧和福音工作，但食物也只不過作為接觸貧窮弱勢的「窗口」，當時他仍會想：「這是免費派的飯，將就一下吧。」

是信仰改變了 Leo 的想法，他認為：「即使是援助食物，也要讓受助者吃得有尊嚴。」怎樣才算吃得有尊嚴？「就是不分級別，你吃甚麼，他也吃甚麼。」Leo 說，扶貧的理念是建基於《聖經》所說的「均平」(equality)，「我的理解是要平均分配。我們 2019 年 5 月在觀塘開餐廳，像大埔那間一樣繼續派發免費飯，但受助者吃的跟一般客人付費所吃的完全一樣。這些不是回收食物，而是用供應商提供的食材所煮出來的飯餐。」

餐廳免費派飯給無家者，包括早午晚三餐；基層長者更可以優惠價錢：兩元、五元、十元就能吃飯，完全按他們的能力決定售價，但食物有肉，有菜及無味精老火湯，為的是給有需要的人一頓健康飯餐。他們所吃的食物，跟其他客人所吃的無異。





替基層省錢 生活更自主

除了吃得有尊嚴，Leo 還希望這些免費飯餐能給予基層家庭更多自主。「對於那些『N無』的基層家庭，例如只靠爸爸每月辛苦掙來兩萬餘元，媽媽在家照顧兩個孩子，租住劏房已用了八九千元，扣除飯錢、車資等必要開支已所餘無幾。如果我們能減輕他們的負擔，哪怕只是每月千餘元，省下來也可以讓孩子換新衫新鞋，或者去學興趣班。」他補充，「食物支援只是應急，希望能給他們更大彈性，可以自己決定如何用錢，在生活上獲得應有的尊嚴。」

餐廳名字取自《聖經》中的「嗎哪」（Manna），那是昔日以色列人流浪曠野四十年期間、從上帝而來的食物。「我們想要成為陪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嗎哪』，當他們進入目的地『迦南』後，我們就會回埃及，陪伴另一批以色列人再走一次曠野的路。」Leo 希望成為有需要人士的同行者，這也是他開餐廳的使命。



不斷缺乏 不斷有供應

一口熱飯 一個「瓦遮頭」

「嗎哪」除了象徵上帝的恩典，也是一種心靈糧食，人吃了，便得飽足。Leo 同樣希望餐廳為有需要的人送上一口熱飯之餘，也能為他們提供一個遮風擋雨的地方。

餐廳的營運一直有困難，雖然教會免租金，但每個月都有十餘萬虧損。Leo 說，要餐廳營運得「好一點」其實不難，「舉例說，餐廳只有三十五個位，卻有廿二位員工，更有兩位社工，有沒有必要呢？但裁員的話，他們要去哪裡？兩位社工已經三折受薪，沒有她們又怎樣幫更多人？」如果沒有了這家餐廳，那些在這裡工作的無家者、戒毒者、更生人士、智障人士等弱勢社群又怎麼辦？

開支漸增，加上受疫情影響，2020年3月餐廳差點要倒閉，卻在最後一刻收到有心人捐款渡過難關，「我們不斷派飯，不斷留住員工，但也不斷經歷神蹟。這樣反覆的日子，我們已習慣了。」踏入2021年，他更進一步向失業人士和劏房家庭派飯，「看到他們的需要，我們無辦法不回應。」Leo 說偶爾看到一些受助者接過飯盒時眼泛淚光，他就知道自己走對了路。

Leo 的故事讓我們明白到，食物援助不應只停留於讓人吃飽，還應讓人吃得有尊嚴。



CHARGER



「剩食」父女兵 為舍友送驚喜

「『麵包車』來了！」元朗白沙村一家智障成人院舍舍友，每逢星期二早上八時半就會準時跑到大門口，迎接一星期一次的「驚喜」。

「急凍八爪魚要先解凍再煮。還有麵包、香蕉和蔬菜，以及一些飛機上的小吃，是有人捐贈給我們。」駕駛「麵包車」的許鈴（Ring）從私家車上搬出一個又一個箱，再介紹這次送來的食物和處理方法。舍友隨即自發用手推車把滿載食物的箱搬進去，姑娘就把香蕉和「飛機餐」派給舍友享用，各人吃得津津有味。





退休醫生 既為環保又助弱勢

許氏一家的「救剩食」行動自2013年開始，由當時在廣華醫院擔任病理部部門主管的爸爸許伯鈞醫生發起。「我是醫院餐廳的管理委員會成員。餐廳每天剩下許多食物，很浪費，於是我和幾位同事在放工後把食物盛起，派發給油尖旺區的露宿者。」

「救剩食」原意是環保。後來有企業知道許醫生的善舉，竟主動捐出大批食物；因為數量太多，不能像以往般派贈，退休不久的許醫生決定「轉型」，成立非牟利團體「綠膳派」，把仍然可以吃、卻快要被人丟棄的食物集合起來，與有需要的人分享。「太多人只着重食物外表或包裝上的保質日期，連食物本身有否變壞都不清楚。我們希望更多人『識食』（認識食物），進而『惜食』（珍惜食物）。」

「救剩食」行動一傳十、十傳百，愈來愈多人主動捐贈食物，許醫生於是邀請女兒Ring協助，擔任團體的義務秘書。「要找一個既懂得如何聯繫院舍，又願意大清早起來收集和派贈食物，還要懂得駕駛的人，實在不容易。」許醫生笑說。



駕「麵包車」派送食物

許氏父女一般在星期二、四、六、日的清早收集食物，再派贈到十六間長者智障及殘疾人士院舍。院舍負責人李麗芳說：「這裡的舍友主要是無親人照顧的智障成人。Ring 送來的食物令我們的菜單更多元化，讓舍友的生活體驗更豐富。他們每星期都很期待食物送來，就像等朋友來探訪一樣。」因為 Ring 親自駕車派贈食物，當中麵包的出現頻率頗高，自此她的汽車就多了「麵包車」這稱號。

曾有舍友中風後不願下床，但當看見其他舍友爭相去拿「麵包車」送來的食物時，他慢慢地願意在助行架協助下、嘗試走幾步；經過反覆練習，現在他行動自如，更是派食物時的「好幫手」。

Ring 派贈的食物，大多是她和父母大清早在超級市場、麵包店開門前收集得來，亦有部分由有心人捐贈。許氏一家會駕車，親自把食物送到元朗、上水一些位處偏僻、要自負盈虧的院舍。

「我們收集到的食物，大部分只是外觀有少許瑕疵，例如斑點較多的香蕉、表面有裂痕的甘筍等，亦有製作後未能即日售出的麵包。它們都被移離貨架準備丟棄，但其實仍未變壞，可供食用。送給院舍的話，可以減低它們的營運成本，把更多資源用來照顧舍友。」Ring 慨嘆說。



緊急出動 救回 2 噸白蘿蔔

除了在指定時間收集食物外，許氏父女有時還要「緊急出動」，拯救食物。「我們試過收到凍肉，亦有人捐贈雪糕等冰凍甜品，或者用焗爐翻熱的麵包糕點。以往沒有大型凍櫃存放，就要即時點算食物數量，再送往合適的院舍。」Ring 其後整理了院舍的基本資料，包括舍友及職員人數、雪櫃大小、廚房設備（例如有沒有焗爐）等，方便迅速安排捐贈。





以需要為本 填補服務縫隙

「又有一次我們收到通知，說有六至七噸白蘿蔔被堆放在一處農田。這批白蘿蔔原本供應給郵輪使用，因為已批去外皮，無法存放太久，加上颱風快到，我和爸爸馬上駕車去搬。來回多次之後，最終搬走大約一至兩噸白蘿蔔，再派給院舍。」

透過這次緊急行動，許氏父女認識了新界區另外兩個食物援助團體。自此，他們互相分享更多不同類型的食物，再派贈給有需要的人。

除了回收剩食再分享，「綠膳派」近期在粉嶺租用一幅閒置地，放置三個綠色大貨櫃，其中一個改裝成大型食物凍櫃。新冠肺炎疫情反覆不斷，除了食物，他們亦有收集防疫物資派給街坊。父女倆都希望他們的工作，能夠填補現行社會服務的縫隙，做到「以需要為本」。

Ring 表示：「我們在祥華邨有一個辦事處。部分人因為害怕其他人的目光，不敢進來尋求援助。改在大貨櫃這邊派發食物和防疫物資後，我們刻意不預告時間，任何人只要路過就可以來領取，有需要的街坊自然少了一重顧忌。」

許醫生補充：「他們能吃到有營養的食物，改善健康；並且把原本用於食物的開支放在交通等方面，增加與社會的聯繫，生活質素自然有所提升。然而，現行不少援助計劃都有特定的申請資格，部分未符合規定的人，實際上是需要別人幫助的。我們以自己的資金去推行派贈剩食，就是想照顧在社會服務制度以外有需要的人。」

但願「救剩食」這理念長遠能推廣至全港各區，令更多人既「識食」又「惜食」，又讓剩食找到更好歸宿。





藍雪櫃助人漣漪

佐敦吳松街近南京街有一所曲棍球訓練中心。自去年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小朋友前來練習時嘻嘻哈哈的笑聲愈來愈少，加上疫情反覆，店舖相繼結業，街上更顯冷清。直至去年 11 月中，一個被棄置在垃圾站的雪櫃改變了情況。

雪櫃原本屬於附近一名街坊。他因新冠肺炎疫情失業，要遷離舊居；雪櫃搬到垃圾站，輾轉落到曲棍球中心負責人簡仲文（Ahmed Khan）手裡。經徹底清潔消毒、再髹上藍色油漆，雪櫃被賦予新使命：社區共享物資站。

BLUE FRIDGE

取你所需 送你所想

「藍雪櫃」，一個沒有插上電源的雪櫃，卻擺放着林林種種的生活所需。訪問當天早上，短短十數分鐘內，有街坊從這個藍雪櫃拿取口罩，又有一名女士拉着買鏟車到來，然後把帶來的餅乾、麵食放到雪櫃裡去。除了口罩，「藍雪櫃」還會放置餅乾、即食麵等食物，免費讓有需要的人取用。

「其實『藍雪櫃』運作首天，整整四、五小時也沒有人取走物資，可能大家介意別人的目光，怕尷尬。之後相熟的垃圾站主管介紹工人拿取口罩，我的女兒又在 Facebook 寫了『藍雪櫃』的事，引起外界注意，還吸引記者前來採訪，才愈來愈多人前來『藍雪櫃』領物資和捐物資。」

雪櫃上「取你所需，送你所想」八個大字，簡單道出簡仲文的理念。「我不介意大家每次拿取多少物資，我只擔心是否所有人打開雪櫃時，都能夠拿到所需要的東西。」

「藍雪櫃」除了是社區共享物資站，更成為眾人的溝通橋樑：「試過有長者取用較多東西，細問之下，才知道他是替不良於行的鄰居代領，了解過後，我們直接把乾糧和防疫物資給他，再轉交予有需要的街坊。」



「藍雪櫃」啟發自《麥路人》

早於疫情初期，簡仲文已有共享物資的構思，只是苦於不知如何執行；直至看了探討露宿者議題的電影《麥路人》，從中得到啟發，「藍雪櫃」計劃逐漸成形。

與電影橋段一樣，現實中「光顧」社區雪櫃的不乏流落街頭的人。「曾有一名露宿者呆站在『藍雪櫃』良久，我跟他說即管拿取需要的東西，他卻告訴我：『我很久沒打開雪櫃了。』」當時剛巧有兩名捐贈者在場，三人看着這位露宿者拿取物資後離開的背影，眼泛淚光。

另一位不到 40 歲的男士亦教簡仲文留下深刻印象。「他因疫情而失業、被迫露宿街頭，每周到『藍雪櫃』領取食物一次。我每次趁機會跟他談天，表達關心。某天，他突然向我說以後不來了，讓我嚇了一跳，以為他身體有毛病。傾談下才知道他覓得一份兼職，所以不用領免費物資了。」

言談之間，這位男士向簡仲文透露想過輕生，幸好「藍雪櫃」讓他得到溫飽，而且有機會與別人聊天，稍稍紓懷，才沒有做出傻事。走過低潮，這位男士現在仍有到訪「藍雪櫃」，只是角色轉變成捐贈者，幫助同路人。



取物資的人也要有尊嚴

「藍雪櫃」盛載的並非全是好人好事。不到半年間，不下一次傳出有人濫取物資，甚至破壞雪櫃，但簡仲文未感挫敗灰心，亦不想加設密碼鎖，杜絕濫用，只因他相信「取物資的人也要有尊嚴」。

設立「藍雪櫃」之前，簡仲文曾與非政府組織合作派飯。他形容兩者相比，前者的角色較為被動，因為不知物資何時耗盡；可幸的是，經傳媒廣泛報道後，捐贈者愈來愈多。

「藍雪櫃」所在的油尖旺區，有不少信奉伊斯蘭教的非華裔人士聚居，簡仲文特別在「藍雪櫃」放置沒有豬肉成分的食品，讓他們吃得放心。本身擁有一半巴基斯坦血統，在香港土生土長的簡仲文，強調「藍雪櫃」屬於所有人，反對標籤多元文化背景人士，將他們與「援助」劃上等號：「為何要區分如何幫助『這類人』、『那類人』？如果社會公平，根本不需要這種想法。」

喚醒大眾 關心身邊的人

簡仲文慨嘆，香港社會就如一棵蘋果樹，沒有能力的人只能站在樹下，等待蘋果掉落；稍有能力的人會爬梯採摘；能力再高的人更會出動機械收割，「為何沒有人想到留下一些蘋果，讓它們跌進泥土，等待種子發芽，長出更多蘋果來？」

除了吳松街之外，簡仲文在渡船街亦放置了另一個「藍雪櫃」，但他坦言希望經濟不要再差，毋須再添新雪櫃。他期望兩個「藍雪櫃」能夠起示範作用，喚醒大眾多關心社區。「就算擺放了共享物資雪櫃，也不代表那個社區有愛。雪櫃是死物，更重要的是人心，大家自發關心身邊人的需要。」

「你把石頭丟進一池死水，漣漪會一直向四周散開，但最終亦可能回到自己所在之地。我希望『藍雪櫃』帶來這種漣漪效果，鼓勵更多人在自己的社區多做一點。」

有人說「施比受更有福」，但從「藍雪櫃」這個物資共享計劃的經驗來看，說「施與受皆有所得」或許更合適。





「無得吃」 才要食物援助？

—— 黃於唱教授訪談

如是說

明愛專上學院
湯羅鳳賢社會科學院教授

現在的香港算是物質豐富的城市，但在六、七十年前，大部分市民的生活都相當貧苦。成長於六十年代、在明愛專上學院湯羅鳳賢社會科學院任教的黃於唱教授，憶起兒時的生活感受良多。

「我爸爸是船員，媽媽用預帶揹着我們幾個小孩，在食肆洗碗掙錢。我沒嘗過『牛奶車』派發的食物，不過偶爾會從學校獲得一些物資，可以幫補家計。其後香港經濟日漸蓬勃，窮人是有的，但窮困到『餐餐無飯開』較少見。」

黃教授出身基層，也一直關心基層的需要，因此在大學研究社會政策，希望基層人士的生活得到改善。

「缺乏食物保障」 常被忽略

談起食物援助，黃教授即時指出一個很重要、但經常被忽略的概念——「缺乏食物保障」（food insecurity）。「這是指因為缺乏資源（如金錢）而影響進食量或要改變飲食習慣，令人欠缺穩定的食物去維持健康生活，這跟『饑餓』（starvation）不同。」

「饑餓」是指沒有足夠食物而捱餓，甚至死亡；「缺乏食物保障」除了會導致營養不良，亦會引起心理不安，例如擔心「無飯開」。「政府推行社會保障制度時，會設想不同類型的援助，讓受助人去領取，因而不至於沒飯吃。然而，卻沒有考慮『缺乏食物保障』對受助人生活造成的影響。」

黃教授說，基層家庭的收入不多，食物佔去大部分生活開支，「有人會把一餐分開幾餐吃，生怕今餐多吃了，下一餐就沒得吃。有些家庭最初擔心沒有足夠金錢買食物，但慢慢會接受，甚至可能改變飲食模式，例如買些質素差但較便宜的食物，或者刻意每天少吃一餐，從而減少食物支出。」這些都是缺乏食物保障的活例子，而「缺乏食物保障」的人不一定是來自貧窮或饑荒國家，在香港一直也有人面對這種「擔心無錢開飯」困境。

貧窮人口增「食援」需求

二次大戰以後，香港市民生活困苦，幸好五、六十年代有不少外國機構來港提供食物等物質援助。「1971年前，香港尚未有以『派錢』方式推行的公共援助計劃，由教會或志願機構承擔援助基層的角色。直到政府推出公共援助計劃後，志願機構才漸漸放下『派飯、派錢』的角色。」

黃教授說，七十年代末內地改革開放後，香港廠房北移，經濟由工業為主，變成服務業主導，學歷和技術水平較低的人難以謀生；加上不少來港的新移民就業技能不足，貧窮家庭愈來愈多。「雖然部分人受到社會保障制度保護，但因綜援申請非常嚴格，很多家庭未能受惠。他們不少收入用來交租，生活捉襟見肘。」

踏入八十年代香港經濟增長愈趨穩定，但貧窮問題仍未有改善。1997年金融風暴、2008年金融海嘯均對本地經濟造成嚴重影響，失業率高企，基層家庭更是雪上加霜。黃教授認為，香港的食物援助以至任何類型的津貼都需求甚殷，主要是因為貧窮人口太多、生活開支高，但津貼額不足。

NGO 推「食援」 更有效率

時至今日，香港貧窮人口接近 150 萬，經政府福利政策介入後，仍有 60 多萬人活於貧窮線下，需要各類援助，「租金津貼也好，食物援助也好，都可以減輕他們的生活負擔。」

持續一年多的新冠肺炎疫情，加速全球經濟下滑，本港失業率最高曾升至 7.2%，一些原本不在貧窮線下的市民也面對很大的生活壓力。

「不少運動教練、美容從業員、按摩師和導遊等一下子停工或面臨失業，即使可以轉行，例如兼職送外賣，收入也較以往大減。可是，他們要繼續供樓或交租，開支不能說減便減，再加上他們原本的經濟狀況不太差，又或者有一定積蓄，未必合資格領取政府援助。」租金以外，食物也是不少家庭的主要開支，因此黃教授認為這批「暫時貧窮」的人口極需要支援。

去年底，本處與其他機構推行「賽馬會逆境同行食物援助計劃」，透過創新的食物援助方式為有需要人士提供過渡性援助，例如資助受助人透過網上點餐平台獲得食物。黃教授說，這類由非政府組織（NGO）推行的食物援助計劃，正好填補了社會服務空隙，有助減輕「暫時貧窮」人口的生活壓力。

從執行角度而言，黃教授認為由非政府組織運作食物援助計劃更有效率，亦有其他好處。「如果由政府派發食物，首先要設立嚴謹的審核程序，成本相當高；若委託 NGO 去審批，NGO 可透過自己的網絡接觸有需要人士，並提供服務，執行上也就更有效率。」

「食物援助成為社會服務的窗口。NGO 的社工在過程中接觸到有需要人士，可以進一步了解他們在情緒、家庭問題等方面是否需要支援，又或轉介他們到其他服務。」

黃教授補充，讓不同階層了解社會服務是相當重要，「例如在疫情下失業的中產人士，他們大多覺得社會服務的對象是基層市民，跟他們沒有關係；但透過食物援助，中產人士有機會親身接觸社會服務和提供服務的機構，可能會發現有些活動或服務，其實也適合自己或家人。他們最初未能接受自己需要社會服務，是因為他們一直不需要別人這樣幫助，好像『救濟』般。」



改善 社會保障制度 才是治本

食物援助 VS 現金援助

黃教授認為，相對於現金援助，食物援助令受助人感覺較好，幫助亦較為直接和實在，感覺上與受助人的距離沒那麼遙遠；而且交收食物的過程讓人與人產生一種聯繫，可以從中表達關懷。

除此之外，食物援助衍生出另一種好處：製造就業機會，「因為 NGO 需要人手派發食物，而那些食物事前也可能需要烹煮、包裝。」黃教授解釋說。

那麼，用「食物券」代替派發食物又是否可行呢？「也可以。受助人拿『食物券』去超級市場買食物，NGO 毋須處理食物儲存等問題，成本減省了，而且食物援助似乎較少機會被人濫用，觀感上較『派錢』措施的好。」

的確，食物援助對一些收入不高的家庭有即時的安慰作用。近年香港的食物援助計劃亦愈來愈多，對整體社會發展又有甚麼啟示？

「於大部分研究社會政策的學者而言，食物援助不應存在。要是有良好的社會保障制度，例如失業保險等，能夠保障失業人士的收入一段時間，他們也就不需要食物援助了。不過，社會上總有一些人未能符合社會保障的申請資格。這些在『援助網』外的人既沒有綜援，也沒有房屋津貼等資助，經濟負擔很重，食物援助就能幫助他們減輕開支。」

一般食物援助計劃只有八星期，而且要相隔半年才可以再領取，制度設計上又是否能真正幫到有需要的人？

「食物援助本質上是短期的，因為在政府角度看，長期援助應該由社會保障制度去處理。然而，即使有需要的人領取到各樣津貼，生活仍然很困難，所以長遠要檢討綜援金及其他津貼的水平，確保領取者有合理的生活水平。一天不改善社會保障制度，對食物援助這些短期支援的需求仍然會存在。」

在全球的發達經濟體中，香港是貧富懸殊最嚴重。很多發達地區的情況都跟香港相類似，但有了政府介入，貧富懸殊問題改善了很多；反觀香港政府的介入有限，貧富懸殊問題因而「冠絕全球」——一場疫情，令問題進一步顯露出來。

香港的貧窮人口偏高，主要跟租金有關；在貧窮線以上的人，生活水平也不見得好。說到底，住屋依然是不少家庭的一大部分開支，若果沒法解決住屋問題、減輕基層的經濟負擔的話，食物援助的需求似乎仍難以驟然下降。





社會福利署自 2009 年 2 月委託非政府機構營運短期食物援助服務計劃，向有即時經濟困難的個人及家庭提供一次性不超過八個星期的基本短期食物援助至今已十多年，今年 8 月更將計劃恆常化，政府並已預留 4.15 億元作為經常開支。但令人不解的是，香港被譽為國際金融中心，且為全球十大最富裕的城市之一，為何對食物援助服務有如此大需求？

掌握「食物保障」現況 給市民「安樂茶飯」

全港貧窮人口近 150 萬

食物援助需求大增與貧窮問題直接相關。根據政府 2013 年以每月家庭住戶入息中位數的一半而訂立的貧窮線計算，以四人家庭為例，每月住戶收入低於 21,400 港元即活在貧窮線以下。而政府於 2020 年底發表的《2019 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顯示，在政策介入前，香港貧窮人口接近 149 萬人，貧窮率達 21.4%，換言之全港近五分一人生活於貧窮線下。即使經政府政策介入（包括現金及非現金福利項目）後，貧窮人口仍超過 64.2 萬，貧窮率為 9.2%。

數據亦顯示，十八區中大多數地區的貧窮率都有上升，當中觀塘的貧窮人口達十二多萬人，是全港之冠。若比較各區貧窮率，觀塘、屯門、北區、黃大仙、葵青、深水埗、元朗、大埔、沙田及油尖旺這十區都高於全港平均水平，當中兒童貧窮率、單親住戶、非綜援在職貧窮人士等比例均較全港整體比例為高。

香港貧窮線	一人	二人	三人	四人	五人	六人及以上
	\$4,500	\$10,000	\$16,600	\$21,400	\$22,100	\$23,000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缺乏食物保障 需改飲食習慣

處於貧窮線的基層家庭生活困難，捉襟見肘，要應付一日三餐絕不容易。而今期「如是說」受訪者黃於唱教授提及的「缺乏食物保障」（food insecurity），正是基層人士面對的生活問題，因為家庭收入愈低，愈缺乏食物保障。

部將「食物保障」定義為「所有人在任何時間都可獲得足夠的食物，以維持積極和健康的生活」，並再細分為「高食物保障」、「僅及食物保障」、「低食物保障」及「極低食物保障」四個級別。

何謂「食物保障」？「缺乏食物保障」對個人、家庭又有何影響？

「進食」是人類生存的基本需要；然而，這個基本需要是否獲得滿足，則非單純靠「有得食」與「無得食」作區分。美國農業

最後兩個級別「低食物保障」和「極低食物保障」均屬於「缺乏食物保障」，意思是難以或不確定能否獲取足夠食物，因而要改變飲食習慣，降低對食物的質素、種類或口味要求。

食物保障四個級別

具有食物保障	高食物保障	獲取食物方面沒有困難
	僅及食物保障	擔心沒有足夠食物, 但未需要改變飲食習慣或進食量
缺乏食物保障	低食物保障	需要降低對食物的質素、種類或口味要求, 沒有或需要偶然減少進食
	極低食物保障	經常改變飲食習慣及減少進食

資料來源：美國農業部

惡性循環： 缺乏食物保障與慢性病

觀乎香港情況，基層家庭收入有限，難免要在不同的生活需要中作出取捨。為應付房屋、醫療、教育等必需開支，「食物開銷」往往是先被犧牲的一環，當中包括：改變飲食習慣、刻意改變進食時間，例如推遲吃早餐以節省午飯費用、提早於下午茶時段吃晚餐，甚至減少進食分量等。另外，降低對食物質素的要求，選擇糧食時以廉價和方便為主，如以急凍或速食品取代新鮮食物；於街市關門前購買檔次差但較便宜的食材等，都是普遍基層家庭減少食物開支的方法。

改變飲食習慣無疑可減少家庭開支；然而，對身體狀況卻會造成不能逆轉的負面影響。由美國 200 多家食物銀行組成的非牟利組織「賑饑美國」（Feeding America）指出，「缺乏食物保障」的人容易跌入慢性病患相關的惡性循環：由於進食的食物種類或分量減少，導致身體能攝取的營養較所需要的少。長期無法攝取足夠營養，影響身體及心理健康，甚至引發糖尿病、肥胖、心臟病等慢性病患，令醫療費用開支增加。同時，食物攝取量不足亦影響體力，繼而影響工作能力及收入，結果又要在家庭食物預算與其他生活開支之間作出取捨，造成惡性循環。



資料來源：Food Insecurity in America: Putting Dignity and Respect at the Forefront of Food Aid

香港欠「缺乏食物保障」數據

「缺乏食物保障」實在不容忽視，但要有效處理問題，務必要先掌握現有「缺乏食物保障」的人口數字。上文提及香港現時的貧窮人口超過 64 萬，換言之至少有 64 萬人處於食物保障不足的狀況。然而，就算活在貧窮線以上，亦未必享有食物保障。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和社聯曾於 2013 及 2016 年進行「社會弱勢人士的匱乏研究」，從「不同收入人士的基本生活所需是否得到滿足」着手，嘗試較全面地剖析香港的貧窮狀況。研究以隨機抽樣方式訪問了近二千名市民，推算全港約有四萬人因經濟理由無法享有「每日三餐」，並發現七萬人認為「每日有新鮮水果或蔬菜」是一種負擔。

英美等國家 定期統計

參考立法會文件引述社會福利署的數據，香港每年大約有三萬多名低收入人士透過「短期食物援助服務計劃」領取食物。單計 2021 年首三個月已批出五千多宗申請，受惠人次超過一萬，較去年同期上升四成半；需要延長食物援助服務的個案，更按年上升近五成四。

然而，這裡只反映在「綜援網」外、會主動尋求食物援助的人數，並非全港「缺乏食物保障」人士的確實數字，估計尚有不少有需要的人士沒有主動求助。誠如新加坡管理大學於 2021 年的一項調查發現，高達六成「缺乏食物保障」人士不會尋求幫助，因為他們擔心「標籤效應」、感到尷尬，又或者不認識食物援助服務，寧願自行解決困難，或覺得社會上有人比他們更有需要。

除了上述社聯曾進行的「社會弱勢人士的匱乏研究」外，香港並沒有「缺乏食物保障」人士的準確數據。

參考資料

- Caledonia Strelow. (2020). *Hunger in Taiwan*. U.S.: The Borgen Project.
- Coleman-Jensen, A., Rabbitt, M. P., Gregory, C. A., & Singh, Anita. (2020). Household Food Secur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2019. *ERR-275*. U.S.: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Economic Research Service.
- David, E. (2017). *Food Insecurity in America: Putting Dignity and Respect at the Forefront of Food Aid*. Canada: Samuel Centre for Social Connectedness.
- Evidence and Network on UK Household Food Insecurity. (2019). *Household food insecurity in the UK*. UK: ENUF.
- Feeding America. (2014). *Hunger in America 2014 - Executive Summary*. Chicago: Feeding America.
- Feeding America. (2021). *The Impact of the Coronavirus on Food Insecurity in 2020 & 2021*. Chicago: Feeding America.
- Garthwaite, K. (2016). Stigma, Shame and 'People Like Us' : An Ethnographic Study of Foodbank Use in the UK. *Journal of Poverty and Social Justice*, 24 (3): 277-289.
- Kimura, A. H. (2018). Hungry in Japan: Food Insecurity and Ethical Citizenship.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77, 2: 475-493.
- Nada Abuasi. (2020). *Solving Hunger in South Korea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U.S.: The Borgen Project.
- Navene Elangovan. (2020). 10% of Singaporean Households Don't Eat Enough to Stay Healthy, Some Have Just a Meal Daily: Study. *Today*, 16 September 16.

綜援金額不足宜檢討

放眼全球其他國家，當地政府會定期進行系統性統計，採用標準化量表去蒐集全國食物保障的情況，了解人口當中「缺乏食物保障」的真實數字和變化，繼而調整政策和措施。以美國為例，其農業部在調查「食物保障」情況時會仔細問及家庭狀況，例如：擔心食物耗盡後沒錢再買食物？擔心沒有能力負擔均衡飲食？因不夠金錢買食物而減少進食？因沒有錢要靠廉價食物餵養孩子？試過因不夠金錢買食物而要孩子少吃一餐？等等。

國家/地區	食物保障不足人口
新加坡	10%
日本	1.8%
南韓	2.5%
台灣	7.8%
英國	10%
美國	12.5%
香港	8.5% *

* 按 64 萬貧窮人口推算

香港欠缺全面統計則沒法掌握「缺乏食物保障」人口的具體數字，且難以就「缺乏食物保障」的地區分佈、成因等方面進行分析，亦難以制定相關政策服務及配對所需的資源。

現行的食物援助服務以八星期為限期，意味政府假設受助者只需要短期的援助，但實況卻是不不少的受助家庭在服務結束後，轉向其他食物援助計劃繼續求助。縱然政府表示，若受助者有長期福利需要，可透過食物援助營辦機構，轉介至申請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但隨着生活成本不斷上升，綜援金額亦不足以應付各項支出，不少正領取綜援的家庭也要節衣縮食，當中亦不乏需要向非政府資助的食物援助計劃求助的個案。

政府宣布今年 8 月開始將「短期食物援助服務計劃」恆常化，無疑是體察到愈來愈多基層市民需要相關支援，惟這項安排若仍未能針對食物保障不足的源頭——「貧窮」去制定系統性解決問題的計劃，最終可能只會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措施。

· Saunder, P., Wong, H., Wong, W. P. (2014). *Deprivation and Poverty in Hong Kong*. Social Policy & Administration, 48, 5: 556-575.

· Sosenko, F., Littlewood, M., Bramley, G., Fitzpatrick, S., Blenkinsopp, J., & Wood, J. (2019). *State of Hunger: A Study of Poverty and Food Insecurity in the UK*. UK: The Trussell Trust.

·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Economic Research Service. (2021). *Food Security in the U.S. - Overview*. U.S.: USDA ERS.

· 社會福利署。2020。《短期食物援助服務計劃》。香港：社會福利署。
政府統計處。2021。《勞動人口、就業及失業》。香港：政府統計處。

·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黃洪。2016。《社會弱勢人士的匱乏研究》。香港：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2020。《行政長官 2020 年施政報告》。香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2020。《2019 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香港：政府統計處。

· 梁傳孫等。2017。《香港食物援助服務使用者生活狀況研究》。香港：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2018。《審核二零一九至二零年度開支預算管制人員的答覆》第 20 節會議（綜合檔案名稱：LWB(WW)-2-c1.docx）。香港：立法會財務委員會。

·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2021。《審核二零二一至二二年度開支預算管制人員對財務委員會委員初步書面問題的答覆》第 20 節會議（綜合檔案名稱：LWB(WW)-1-c1.docx）。香港：立法會財務委員會。



香港生活成本指數高，在全球138個國家或地區中排第十六位，其中租金指數更是亞洲第一、全球第二。衣食住行開支龐大，不少基層為了生活只能節衣縮食，境況堪虞。

政府撥款推行「食物銀行」十多年，今年8月更把有關服務恆常化，預計日後每年可惠及6萬至8萬人次，惟這數目與「缺乏食物保障」人口（估計至少64萬人）仍然相距甚遠。近二十年來，由民間主導的食物援助「百花齊放」，例如社區飯堂、剩食轉贈、街坊共享資源、免費網上點餐服務等，在派送食物的同時傳遞關愛之情，盡力填補政府服務以外的空隙。

政府將食物援助計劃恆常化是好開始，但在制度以外仍有不少基層人士無法受惠，尚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期望當局能正視他們的需要，給他們吃一口「安樂茶飯」。

結語

鎂光燈外

專訪郭乃弘牧師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前總幹事



與貧窮人 分享涼水

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不少國際志願組織來港服務，包括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合併前的幾家救援及福利機構，為戰後的香港市民提供各項支援服務。

那個年代，剛好是本處前總幹事郭乃弘牧師成長和求學的歲月，回顧昔日民生苦況，他不禁眼泛淚光。





戰後人口攀升 需求激增

郭牧師生於1938年，出生不久便爆發二次大戰。他回憶說：「香港曾經歷一段困難時期，被日軍佔領三年零八個月，其間很多人走難回大陸，而留港的市民生活更是慘。1945年和平之後，很多人回港重建家園，我依稀記得當時一片頹垣敗瓦，但沒多久中國爆發內戰，又有難民源源湧入香港。」據政府統計，1945年香港只有六十萬人，數年後的1952年已超過二百萬人。「可想而知當時的擠迫情況和需要有多大，不說別的，最基本的一日兩餐也難以滿足。」

可幸的是，當時有不少英美、其他歐洲國家的教會紛紛來港設立救濟站。郭牧師解釋，五十年代外國教會來港服務主要基於兩個原因，「首先，當時香港有這種實際需要；其次是在中國政權改變下，內地的外國教會組織被驅逐離境，這些組織擁有資金和人才，他們選擇暫居香港，並為這裡的市民服務。」

救援組織來港派物資

郭牧師說，當時德國的世界信義宗香港社會服務處和美國的香港基督教世界服務委員會都是佼佼者，自1952年開始在港服務，其後兩者跟幾個機構合併成為現時的香港基督教服務處。「我依稀記得五、六十年代的救援機構會派救濟品、米糧等，或提供一些簡單的醫療服務，滿足當時人們基本的生理需要（physical needs）。對於戰後的香港市民來說，這種需要的確很大。」

世界信義宗香港社會服務處自1953年成立「物資援助及童膳部」，負責接收及派發物資予有需要的家庭及兒童，包括食物如肉食、麵條、餅乾、粥、奶粉等，又有衣物、衛生用品、學童用品等；又設立流動糧食車、牛奶站、煮粥廚房等，每日為逾萬名兒童派發牛奶、粥和維他命餅乾等食物。



一個等待死亡的伯伯

一個吸毒爸爸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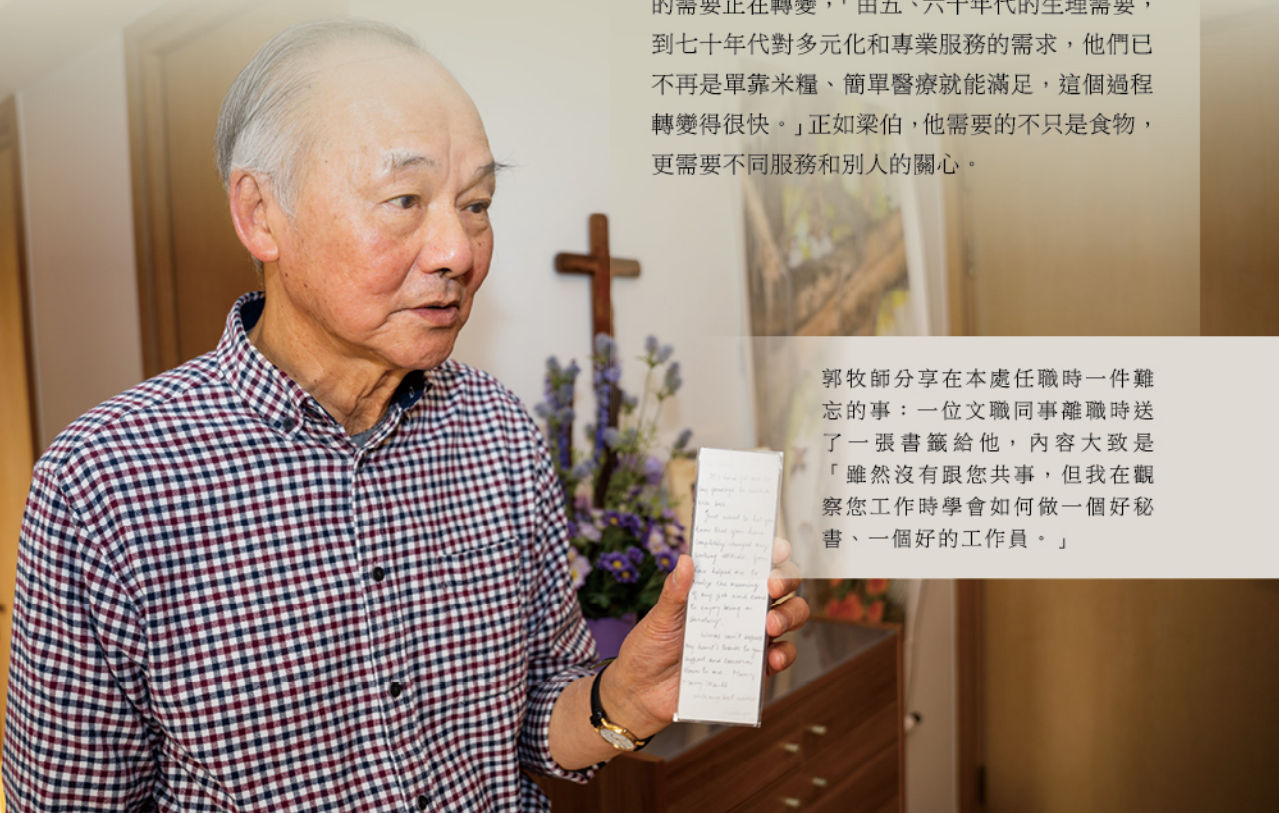
1966年，郭牧師從美國耶魯大學神學院畢業並在當地按立牧職，同年回港在深水埗一所教會事奉，十一年間接觸大量基層家庭。被問及有哪些人和事教他印象深刻，郭牧師想起了兩個故事。

「某天，一位住在大坑東的婦人走來我在窩仔街的辦事處，說因為家中沒錢買米，希望我能幫忙，我給了她一些錢買食物，並嘗試了解她的家庭狀況，原來她丈夫吸毒。後來我轉介她丈夫去戒毒，幾經努力終於成功，但不久他又與損友走在一起，結果重複吸毒，當時我也不知如何幫助他們。直至一天，婦人哭着走來，說丈夫竟把自己年僅十六歲的女兒賣進火坑。」郭牧師停了半晌，「這不是粵語長片故事，而是真人真事。我反問自己，當一個人需要食物時，給他食物就算是幫了他？當他的家庭有問題時，你盡力幫忙解決那問題是否就足夠？」

另一個故事發生在七十年代初，當時廣華醫院的病牀缺乏，為了讓一些已康復的長者回家休養以減輕病牀負荷，郭牧師幫忙招募教友當義工照顧他們，其中一位住在石硤尾徙置大廈、半身不遂的梁伯最教他印象深刻。「我找來幾位義工每天風雨不改去照顧他，包括到單位外打水、煲水、餵藥、送熱飯、買早餐，又向護士學習如何協助梁伯活動身體，如是這般每天照顧他達兩年多，最後讓他安然離世。」

郭牧師說，起初探望梁伯時，只見他兩眼直視，面無表情，彷彿在等死。「過了一段日子，他可以扶着欄杆走幾步。我當時有種感受：這個人的生命更生了，不再悲慘地面對死亡。那是因為幾位義工用心去服侍他，讓他感受到愛與關懷。」

這兩個有血有肉的故事，除了反映深水埗區有很多需要支援的人外，還教郭牧師體會到基層市民的需要正在轉變，「由五、六十年代的生理需要，到七十年代對多元化和專業服務的需求，他們已不再是單靠米糧、簡單醫療就能滿足，這個過程轉變得很快。」正如梁伯，他需要的不只是食物，更需要不同服務和別人的關心。



郭牧師分享在本處任職時一件難忘的事：一位文職同事離職時送了一張書籤給他，內容大致是「雖然沒有跟您共事，但我在觀察您工作時學會如何做一個好秘書、一個好的工作員。」

需要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

七十年代香港經濟起飛，社會上需要糧食救濟和物資援助的人口已大幅減少，很多機構的食物援助計劃逐漸暫停。惟千禧年以後，在金融風暴及非典型肺炎影響下，再有志願團體主動為有經濟困難人士提供食物援助，這些援助計劃近年也愈來愈多。

對於食物援助再次興起，郭牧師怎樣看這現象？「如果是近年的話，我相信主要因為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現時失業率非常之高。很多人失業或開工不足，他們很需要這些基本物資。」他慨嘆，這背後其實是因為貧窮問題。「香港的貧富懸殊很嚴重，但一直沒有得到解決。七十年代初我已關注這問題，並期望政府可以推行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可惜至今尚未出現。」他認為，這項保障無論對於暫時失業情況，或長遠的失業問題，都有正面作用，也能幫助社會面對突如其來的衝擊。



要解決貧富懸殊問題，郭牧師認為先要改變現時的社會制度。「現在的香港，所有經濟、文化等資源只集中在一小撮人手上。我讀過《地產霸權》一書，作者揭示了少數的地產商如何控制大部分的社會資源。如果這種架構不變，貧富懸殊問題是無法解決的。」

談起民生苦況和社會發展，郭牧師的語氣總是堅定而有力。他寄語我們，「縱然前路難走，千萬要堅持，不要放棄。」



後記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來年踏入七十周年，為了追溯和整理機構歷史，本處總幹事翟冬青女士與《清音》採訪隊特意拜訪前總幹事郭乃弘牧師。回顧昔日民生苦況，他不禁眼泛淚光；但談起在本處的伙伴和工作點滴，他又笑逐顏開。這位八十多歲的前輩，言談間總是流露着慈祥和堅定，令人如沐春風。



經濟逆行下的 「及時雨」

我是李太太，與丈夫和兒子同住在觀塘。

丈夫是木工師傅。新冠肺炎疫情之前，除了暑假和聖誕前後是裝修旺季，其餘時間能賺多少就要碰運氣，看看判頭接到甚麼工程；收入說不上十分穩定，但總算足夠餬口。疫情爆發後，裝修工程少之又少，丈夫的收入就更沒有保證。

兒子 26 歲，溫文乖巧，但他有自閉症，不擅處理多變化而複雜的工作，所以求職常常碰釘。以往他試過因公司轉換系統，適應不來，又沒有同事可以求教，被迫離職。前年他難得找到一份適合的文職工作，負責影印文件、輸入資料，但上班後三個月遇上疫情，市況逆轉，公司裁員——他是兼職員工，自然首當其衝，飯碗不保。

我自己是全職照顧者，沒法找兼職幫補家計。丈夫手停口停，兒子又未有收入，最艱難的時候一家人曾經借貸度日。後來經觀塘「匯愛家長資源中心」的社工介紹，每星期領取兩次新鮮食物包，三個人不致要一同捱餓。



我們既非低收入家庭，亦非綜援戶，但本身家庭收入不多亦不穩定，沒有甚麼積蓄。新鮮食物包雖然只派發三星期，卻是「及時雨」，讓我們在疫情下陷入經濟困難時，仍可以吃幾餐安樂茶飯。

每個食物包有不同種類的蔬菜，可以用來炒，也可以用來煲湯，還有冰鮮肉和米。我常常說，就算有工作，也要吃飽才有力氣去做。食物援助實在幫了我們一大忙。偶爾兒子陪我到中心協助領取食物包，他看見愛吃的東西就會很開心。我告訴他，要銘記幫助過我們的人。

解決了溫飽，我開始擔心一家人的將來。

疫情反覆，丈夫的工作依然不太穩定。試過判頭接到裝修工程，預備開工，但工程卻突然取消。兒子沒有工作，少了訓練社交能力的機會，日後求職可能更困難。

間中我會趁領取食物包的時候，跟中心的社工傾訴，紓解生活壓力。他們都很有同理心，理解家長的需要，會在其能力範圍內幫助我們。我經常看到他們親力親為搬運食物包；在疫情高峰時，他們又向有需要的家庭派發口罩等防疫物資，非常貼心。

以往我們一家的生活「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但現在要使用社會服務，我也不覺得難受。綜援也好，食物包也好，都是為了協助不同階層的人解決其生活難題而已。人生總有高低起伏，好景的時候，固然要盡力向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到自己遇上困難，能夠得到別人幫助，也不妨以感恩的心去接受，從而跨過當下的難關。

我期盼着疫情早日結束，兒子找到新工作，一家人能夠自力更生，把社會服務資源留給更有需要的人。

尼泊爾裔的 Vivek Chhetri 與太太七年多前從家鄉移居來港，在這裡落地生根，與一對分別 4 歲和 1 歲半的子女，居於油麻地一個出租房間。Vivek 原本任職保安員，但自從 2018 年工傷後失業，家庭經濟重擔落在任餐廳侍應、月入約一萬八千元的太太 Manisha 身上。然而，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嚴重打擊飲食業，Manisha 最終亦失去飯碗。

創新意念 逆境同行

——「馬上食」網上點餐服務

服務介紹

即時食物援助 解燃眉之急

只有 29 歲的 Vivek 說：「我一直希望再重投勞動市場，不想那麼年輕便領取綜援，奈何腳傷令我不能長期站立，所以很難找到合適的工作。長期困在家中已令我的情緒飽受困擾；太太失業之後，更覺得好像所有問題一下子湧過來。」

就在人生最低潮的時候，夫婦倆獲本處社工轉介，登記參加「馬上食」網上點餐服務，獲得八星期的過渡性食物援助，解決燃眉之急。



Manisha 表示：「我們一家四口，每月食物開支佔總入息約五至六成，還未計算租金和煤氣費等；有了『馬上食』，即時減輕了我們的經濟負擔，省下的錢可以為小女兒購買奶粉和尿片。」

Vivek 補充說：「我對自己和家人要別人援助感到難過；卻又慶幸有『馬上食』服務，助我們暫時渡過難關。透過『馬上食』，我終於有機會讓孩子一嚐薄餅、漢堡包等食物。」對食物的自主選擇，是 Vivek 在逆境下的一種安慰。



過渡性食物支援 減標籤效應

「馬上食」網上點餐服務是「賽馬會逆境同行食物援助計劃」的一部分，主要為疫情下突然失業或開工不足的人，提供八星期的過渡性食物援助；當中香港基督教服務處負責九龍區及西貢市中心的服務。

本處的多元文化、復康及社區服務服務總監張牧恩（Mike）介紹說：「很多人以往都有穩定收入，沒想過自己需要社會服務幫忙。不過，傳統的食物援助方式大多要求服務使用者親身領取，很可能令他們卻步。」

疫情反覆，加上要盡力減低標籤效應，因此「馬上食」服務的登記程序較一般的援助計劃簡單。服務使用者只須在網上提交基本文件，以供核對，以免他們因為要走進社福機構求助產生心理壓力；而且透過網上約見，時間安排較為彈性，縮短了行政程序，亦可避免漫長的等待影響使用服務的意欲。

審批完成後，同工會每星期在服務使用者的網上點餐平台戶口輸入指定津貼額，讓他們可以跟其他人一樣透過應用程式點餐，再扣除相關款項，無論是親自領取食物還是要求送餐，均沒有特別識認。



JOCKEY CLUB FOOD ASSISTANCE PROGRAMME

賽馬會逆境同行食物援助計劃

點餐上網

基督教服務處

食物選擇多 援助沒時空限制

Mike 說：「網上點餐跳出傳統食物援助計劃的時空限制，亦毋須在指定地點派發食物，令人群聚集，因而可以減低疫情傳播的風險。」部分社區廚房在疫情下暫停提供熱飯，影響服務使用者領取食物；反觀「馬上食」基本上沒有這種規限。

「另外，『馬上食』讓服務使用者有權決定如何吃、吃甚麼，自主性較高，適合一些有特別飲食習慣的人。」Mike 舉例說，多元文化人士或因宗教信仰而不會進食某些肉類，以往接受食物援助只能選擇素食食物包，但透過「馬上食」，他們可以選擇更多合適的食物。

相比食物包或熱飯等一些傳統食物援助形式，Mike 認為「馬上食」網上點餐服務，較為從服務使用者的角度出發，而且與商業夥伴合作，有助商界與非政府組織增進彼此了解。不過他強調，不同的食物援助形式應該多元並行，互補不足，而非互相取代。

社福商界合作 新方式逆境送暖

社福機構與商界夥伴合作不是新鮮事，然而這趟合作卻令 Mike 的拍檔、本處多元文化、復康及社區服務協調主任何鳳娟 (Clara) 印象特別深刻。

Clara 說：「我們未試過與網上點餐平台合作，而『馬上食』服務為期僅八個月。為求服務展開時可以立即順暢地運作，令有需要的人受惠，我們與網上點餐平台先進行一個月測試，這是以往從未試過的。由輸入津貼額到指定戶口、派送餐飲，以至網上點餐平台的顧客服務人員如何回應查詢等，我們都需要測試，這些對我們來說都是新的學習。」





她更透露因為這次服務，得到的一些「意外收穫」：「為了使更多人得到援助，我們主動聯絡以往未接觸過、在本處主要服務地區以外的社福機構，在其轄下的單位或中心宣傳推廣，因而認識了新的社福界夥伴。」

雖然服務是以新科技推行，由登記至安排送餐都可以透過互聯網完成，但說到宣傳推廣，還是一貫的「口耳相傳」方式最有效。

Mike 說：「推行社會服務，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最重要，但在網上世界建立信任卻不容易，所以我們邀請機構內其他單位的同工，向服務使用者介紹『馬上食』，有需要者可以經熟悉的社工辦理申請，會較為放心。」

說到底，再創新、再好的服務，始終要依靠人與人之間真誠的聯繫才能順利推行。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HONG KONG CHRISTIAN SERVICE

全人關心 卓越創新
care for all excel in all

七秩誌慶 全城響應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將於2022年踏入70周年
我們會繼續秉持多年來的使命
致力「締造希望、倡導公義、牽引共融」

我們將會舉辦多項慈善及慶祝活動
極需要您的支持和參與

捐款 / 活動查詢 : 2731 6298 / info@hkcs.org

清音

ISSUE 07

2021年·春夏季

督印	翟冬青
主編	唐懿麗
執行編輯	王思敏
編輯委員會	何淑芝 吳瑋思 胡淑瑩 黃敬安 楊 嫻 楊曉邦 韓順心 蘇卓蓮
撰文	王思敏 李家旻 黃敬安 譚嘉媛
攝影	黎雋禧
設計	吳詠賢
印刷	栢加工作室

《清音》意見調查

我們希望能獲得您的意見，
請即掃描二維碼填寫問卷：



所有文章歡迎轉載，惟必須註明出處。
相片版權所有，不得翻印。

請支持我們的服務 Support Us

1 網上捐款

www.hkcs.org/support/online



3 現金捐款（香港適用）

7-ELEVEN.

請向收銀處出示此條碼

7-11 (HSBC)



3591 0000 0000 0013 2

2 支票抬頭：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捐款可憑本處正式收據申請稅務減免（請提供您的姓名及聯絡方法）

詳情請瀏覽：www.hkcs.org/support 查詢電郵：giving@hkcs.org 電話：2731 6369

親臨本處查詢：香港九龍尖沙咀加連威老道 33 號 6 樓

HKCS is a registered charity and a 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是一所註冊慈善團體及擔保有限公司



香港公益金
THE COMMUNITY CHEST
會員機構 MEMBER AGENCY

Charity listed on
WiseGiving
惠施·慈善機構